



汉字部首详解

HANZI BUSHOU XIANG JIE

倪永宏 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

汉字部首详解

Hanzi Bushou Xiang Jie

倪永宏 著

(京)新登字 091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阐释汉字部首知识的语文工具书,以通俗的语言对汉字部首作了详尽的论析,有启迪灵感、开拓神思、指引入门、触类旁通的作用,能加深对字义的理解和识记,从而熟练并规范地使用汉字。本书融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既博采各家之长,又有独到而精辟的创见。不仅能使你知道“是什么”,而且能让你懂得“为什么”;不单是将丰富的知识向你展示,而是送你一把打开祖国语言文字宝库的钥匙。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大中小学师生和语言文字工作者,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汉 字 部 首 详 解

倪永宏 著

正文设计:扣子 责任编辑:李俊

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13 北京和平里东街10号)

武汉长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9千

1996年1月 第一版

1996年1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定价:16.00元

ISBN 7-114-02131-3

G · 00062

前 言

我国是东方文明古国。汉语是世界上词汇最丰富、表达力最强的一种语言。汉字是全球最古老、最发达、最精美、使用人数最多、最富于生命力的活文字。(当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热爱本民族的语言,都认为自己使用的文字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如都德《最后一课》:“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远在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改造大自然,在劳动中逐渐产生了语言。早在公元前30世纪的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就根据物体的形状、性质,创造了一种能够记事表意的简单文字——陶文;到公元前17世纪的商朝,简易的象形文字又发展为比较成熟的甲骨文;到了商末周初又有了金文;秦灭六国后,整理各国文字,加以简化,规定了一种标准字体——小篆;后来又出现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楷书的基础上产生了简化楷书。我国的文字,从古至今,已有50个世纪的悠久历史。这神奇的汉字是历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是炎黄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应当珍惜这份荣誉,认真学好并正确使用汉字,这是我们天然的职责和义务。

汉字是表达思维的工具和交流信息或社会互动的符号,是举世公认的最具艺术价值的文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媒介。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正是依赖“文字”这

位佼佼者才得以流传后世，垂千载而久盛不衰。汉字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因素，在维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中，功不可灭。汉字为意音文字，先民造字时，力图使汉字的形体贴合本义，对被观察的事物进行艺术简化而逐渐演变定形（《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尽管汉字数以万计，音义繁多，却可见形而知其义。当我们看到“伞”字的时候，头脑里立刻产生“伞”的概念，眼前便呈现出一幅具体的图画——上面的“人”是伞衣，中间笔直的一竖是伞柄，两边的斜内竖是伞骨，底下的一横是伞撑。我们仿佛拿起一把“伞”，情不自禁地打了起来。又如“目不识丁”的“丁”，是象形文字古“钉”字一点（“·”），因为一枚铁钉钉进墙或壁内，最后只露出一点钉帽（“·”）在外面。“目不识丁”意思是说，连最简单容易的“·”都不认识。就汉字笔画的多寡和书写时间的短长而言，“·”比仅有一笔的“一”字还要简易。由此足见，我们的祖先造字用字之妙！仅此足以说明汉字的产生是有理据的，其形体结构具有丰富的内蕴，有着巨大的认识价值。我们应为祖先创造了这样美好的文字而骄傲，它是一颗颗光耀夺目的璀璨明珠。

汉字富于形象，能使人产生想象和联想。日本发明协会会长井深太先生说：“汉字是智力和想象力的宝库。”外国研究证明，中国人智商高的原因之一是使用汉字。国际形势触觉敏锐的观察家早已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是未来世界的第一语言和第一文字（因为21世纪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必将采用声控系统，彻底摒弃字母和键盘。汉语只有400多个音节——约只有英

语的三分之一——是最理想的计算机用语)。中国语言文字已跃登世界舞台,汉语将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和经贸的强势语言。英国科技发明报道专家麦克·普鲁斯先生预言:“汉语将成为声控计算机的第一语言。”他说:“我坚信,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将必修汉语,因为清晰可辨的具有独立音节的汉语语音最适用于声控计算机。”他预言,汉语将成为21世纪的第一语言。诚如刘湛秋先生所说:“汉字作为奇妙的语言载体和超语言的存在,会得到全世界智慧者的无穷开拓,终于成为人类最后的文字。”(见《语文报》1995年5月22日第一版)汉字以历史悠久、造型优美、读音简单、书写明洁,易于识别、常用字少(笔者按:我国汉字总数达八、九万之多,但最常用的汉字仅560个,常用汉字807个,次常用汉字1033个,计2400个,而它们却占了一般报刊用字的99%)、构词灵活、字词合一、适应性强、信息量大、高雅完备等许多优胜之处而独矗于世界文字之林,这是其他任何文字所望尘莫及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汉字有其难认难写难解的一面,致使专家学者也时有舛误。据说,在孔子所解释的“儿”、“士”、“王”、“乌”、“羊”、“泰”、“貉”等几个古文字中,只有一个“犬”字没有被他弄错。许慎引楚庄王的“止戈为武”被认为是“百世所宗”不刊之论的“会意字”的典范,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信守不渝(马叙伦先生早已指出此说之误)。治甲骨文的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将一个明明没有尾巴的“龟”,解释成了有尾巴的“鼃”(鳖)。一个简单的成语“目不识丁”,从《中华成语大辞典》到《中国成语大辞典》,迄今竟无一人解释清楚(见拙文《一个尚未解说清的成语》,刊

《语文教学通讯》1992年第5·6期)。至于一般人因为音混而写了别字，由于形误而写了错字等现象，更是不胜枚举。

有感于斯，为了维护汉字的尊严，宏扬祖国的文化，我们认为有必要编写一部面向广大读者的分析汉字的工具书，《汉字部首详解》就是我们这种想法的实践和尝试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近200个常用部首形体结构和字义的详细解析，揭示汉语言文字的科学规律，以期达到帮助大中小学师生及广大读者正确掌握、书写和使用汉字的目的，并为社会用字规范化、标准化及文字的研究作出些微贡献。本书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将大大激励我们的爱国心，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它不单是让人们得到一些语言文字知识，更是一种文化教养的训练，可以陶冶人的性格品质，培养人们的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完全符合于作为有高度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公民的要求。因为汉字对于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来说，无论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它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文明工具，它始终伴随和开创着人类的文明史。

在编撰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徽州师专中文系主任汪柏树教授拨冗审阅书稿，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热情作序，黄山市教育委员会汪济仁老师对本书的出版十分关心，《语言文字报》编辑部吴润仪主任和南京出版社吴卫泽主任对拙著的面世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当这部书稿即将付梓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并不轻松。我们深知，以我们有限的学识，驾驭纷繁复杂、异说歧出的文

字现象，缺点错误，定所不免。因此，我们诚恳地期待着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赐正。

作 者

1995年5月23日

比较词源学和它对语言教学的意义

——《汉字部首详解》代序

伍铁平 教授

倪永宏同志的《汉字部首详解》(下面简作《详解》)是一部较实用的文字类的知识用书,即将出版,并约我为此书作序。《详解》书稿曾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言文字报》上连载,此前我已阅过,确实是一本有实用价值的好书,因之欣然应允。为使读者对《详解》的价值有所认识,下面从比较词源学和它对语言教学的意义角度,谈些个人的想法。

比较词源学(或者叫“对比词源学”)是对比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从更大的范围着眼,是“比较文化学”的组成部分。当今的学科中,有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民俗学等。这些比较学科的特点是其研究对象跨越国家或民族的界限,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共时和历时的比较。语言学中虽然在19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但是它同上述以比较为修饰语的学科不同,其研究对象仅限于亲属语言的历史比较。跨越亲属语言的界限,在亲属语言与非亲属语言的词源之间进行对比,是拙文《比较词源初探》(《福建外语》创刊号)、

《比较词源再探》（《外国语文教学》1985年第1—2期）、《“京城”和“首都”——比较词源三探》（《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和《论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比较词源四探》（《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提出的新课题，它的目的是根据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去探索词源中所反映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格林童话的作者之一雅各布·格林说过：“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国的历史”。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L. R. 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和文化。”比较词源学的研究能生动地证实上述论断。

下面举三个例子说明比较词源学的意义：

一、俄语的 *vostok*（“东方”）^① 从词源角度来看，可以分析为前缀 *vos-* 和词根 *-tok* 构成。*Tok* 的本义是“移动”、“流动”，在俄语中表示“流”、“急流”、“潮流”的词中都有这个词根；其前缀则有“升起”、“上升”的意思。由此可见，*vostok*（东方）的词源意义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汉语的“东”这个词据许慎的解释与“动”同源。这与古人以为日出东方，开始移动有关（实际上是地球运动造成的假像）。“东”字则从“日在木中”构成（见《说文解字》）。林义光在《文源》（1920年）卷6第50页上说“东”字古作“東”，中间不是“日”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的“日”字作“☉”，不作“⊙”，反对许慎的解释。徐中舒、唐兰也反对许慎的解释。唐兰认为“东”是“束”的异文，在金文中，“东”、“束”作偏旁常通用。他们认为，表示“东方”的“东”是个

① 为减少排印困难，斯拉夫字母全改为拉丁字母，下同。

假借字。英、法语的 orient (东方) 来自拉丁语的 oriens, 后者义为“初升的太阳”和“东方”, 从 orior (升起) 派生。至今英语的诗歌中还用 orient 表示“(太阳等) 升起的”、“新生的”意义。希腊语的 anatolē (东方) 也是从表示“升起”的动词派生的。与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的波兰语的 wschod, 捷克语的 vychod, 塞尔维亚语的 istok (意义都是“东方”) 的词根-chod (移动) 和-tok (流动), 都说明这些词的命名都与太阳的移动有关。

俄语的 zapad (西方) 从词源上可分析为前缀 za- 加词根 -pad。这个词根见于 padatj (陷落、落下) 等词中。因此, zapad (西方) 的本义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比较古代汉语中本来没有表示东西方的“西”, “西”是古“栖”(等于“棲”, 本指“鸟停留在树上”) 的本字, 被借用表示“西方”的“西”后, 才加“木”旁表示“栖”。“西”在小篆中写作“𠂔”, 是鸟栖巢上的象形字, “弓”是象形字“𠂔” (鸟) 的省体, “⊗”像鸟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日在西方而鸟栖, 故因以为东西之西。”但是唐兰和于省吾认为, “西”是“囟”(xìn) 的假借字 (他们和上引徐中舒的论述, 详见李孝定编述《甲骨文字集释》, 1970 年再版)。

德语的 Morgenland (东方) 由 Morgen (早晨) 和 Land (地方) 二词构成, 显然也是从“早晨太阳从东方升起”得名。老式德语和诗歌中单说 Morgen 也可以表示“东方”。英语的 east (东方) 与 aurora (朝霞) 是同源词, 可见其命名也同“太阳升起”有关。德语的 Abend (傍晚) 在诗歌中指“西方”, 显然也同傍晚日落西方有关。波兰语的 zachod, 捷克语的 zapad,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 zapad (意义都是“西

方”)的词源都同日落有关。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古人造字，“远取诸物”。上面的例子说明，不论中外，造字造词有时都遵循这条规则。

二、刘熙在其《释名》中将“肩”注为“坚也”。张舜徽在他的《说文解字约注》(中州书画社, 1983年)中肯定了这种词源注释。他指出：“肩……读古贤切，与坚同音(按：“肩”的上古音属元部见母平声，构拟音为kian，并不同音，到中古汉语中才变为同音词，都读kien)。语源一也。惟肩之质坚，故能任重。”日语中的kata(肩)和katai(坚固的)词干相同，或许可作为汉语“肩”、“坚”同源的旁证(不过王力的《同源字典》对“坚”、“肩”的词源解释迥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古人造字，“近取诸身”。其实，新词的产生也往往以人体作为比喻构词的基础。

三、张舜徽在上引《说文解字约注》第15卷第87页上指出，“屁股”是俗称，这儿的“屁”的本字应为“髀”(bì)。可惜他没有论证。的确，“屁股”并不是放屁的器官，有屁股并不一定放屁，在语义上，“屁”与“屁股”并无必然联系。屁是从胃肠中排出的气体，与屁股无关。在语法上，“屁”与“股”这两个语素的结合也不符合汉语构词的规律。“髀”的意义是“大腿”或“大腿骨”，同“股”的意义“大腿”部分吻合。“髀”、“股”相连，符合汉语中常用同义语素构词的规律(如“终究”、“府第”、“朋友”、“请求”、“人民”等)。英语的thigh。古荷兰语的thio(义均“大腿”)与古爱尔兰语的tōn(臀部)同源，这跟汉语用“髀”、“股”婉指“屁股”不约而同。这符合委婉语中常用表示相邻部位或器官的词代指要避讳的词这一总的规律。(详见拙文《从委婉语的机制看模

糊理论的解释能力》，刊《外国语》1989年第3期)

为什么这些非亲属语言的词源如此吻合？这用得上摩尔根说的一句话：“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类似的情况下，人类的需要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人类所有种族的大脑无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则的作用也是一致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8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比较词源学涉及的是许多语言共有的造词理据，因此，词源的研究对于在汉字和汉语的教学中帮助学生理解词义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例如，有些学生长期分不清经线和纬线，哪个是连接南北的纵线，哪个是连接东西的横线，常将二者混淆。经过老师给他们讲训诂学知识，告诉他们“经”（jīng）和“茎”（jīng）以及“颈”（jǐng）是同源词，都是从“直立”得义。植物的茎虽然有缠绕茎、攀援茎、匍匐茎等多种，但大多数植物的茎都是直立茎，如松杉、甘蔗等的茎。人的头颈除开极少数歪脖以外，都是直的。偏旁“丩”的意义本是“水脉”（“川”就是“川”，原是“水”的象形），也是从“直”得义。“径直”、“直径”、“胫”（小腿）都同“直”义有关。经过这样一联系，“经线”自然是指纵线，学生一下子就记住了，再也不会同“纬线”混淆了。这说明词源知识对汉语学习（不论是汉族人、还是外族人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合乎记忆的心理机制的。良好的记忆好像爬山，必须找到支撑点，也就是一定的联想关系。词源联系就是一种极好的支撑点。

西方语言探索词源只能从词的语音外壳上推断。汉语的词源研究比西方语言多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汉字有

时能帮助我们找到词源。例如“茎”、“颈”、“经”都是以“丯”作为声旁。草字头能帮助学生记住“茎”同植物有关；由于“页”在甲骨文中是头和身的象形，“首”本表示头和发，所以“页”、“首”有共同的表示头的部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页，头也。”因此，“頭”（头）、“颈”、“项”、“颅”、“颊”、“顶”、“额”等与头部有关的字都带“页”旁。“经”从“纟”，可见同织物有关。上面说到的“经线”和“纬线”是从织布机上的“经线”和“纬线”借用到地理学中的。《说文解字》上说：“经，织纵丝也。”《玉篇》云：“经，经纬以成绾帛也。”显然，“经”、“茎”、“径”、“颈”、“胫”这些词之间的词源联系一旦没有汉字从字形上加以提示，就很难看出。因为都用 jīng 拼音，就很难将上面那些与“直”义有关的字，同现代汉语中用拼音文字表示的“敬”、“靖”、“静”、“净”、“竞”、“镜”、“境”、“景”、“井”、“警”、“晶”、“精”、“京”、“惊”等字分开，分成若干个有词源联系的组别，只好一个词一个词地死记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几个词尽管所指客观对象迥异，词义也不同，但构词理据（也叫“词源核心”）却可能相同。上面说了，把适当的词源知识引入教学，从心理学的角度着眼，也就是充分地利用联想规律，帮助学生理解一个词及其词义。然而，现在居然有人认为“绝大多数人绝无时间像士大夫那样去联想（指正确地分析汉字的造字理据和汉语词的造词理据）”（见《语文建设》1992年4期第10页），实质上是反对在教学中适当地进行字源和词源的分析。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前苏联和独联体非常注重在教学中适当引入词源分析，其《俄语简明词源词典》（供教学用），三次再版，发行近二十万册，

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词源对语言教学的意义非常明显。由于汉语词源同字源有密切的关系,揭示字源有时有助于揭示词源,因此在我看来,《汉字部首详解》对汉语和汉字的教学是一本很有用的书。书中材料详尽,论述得体,析字释义,颇多新见。它不仅对大中小学师生及广大读者正确掌握、书写和使用汉字有用,并对社会用字规范化、外族人学习汉语,也有一定的作用。当然,汉字字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拙序引例可以看出,对某些汉字的字源,学者们往往提出各不相同的解释,所以倪书所提出的某些解释只能看作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我因年近古稀,工作繁忙,不可能逐一审核其解释是否全部合理,没有尽到序作者理应尽到的义务,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最后,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尽管我上面谈到汉字有助于探索词源,但不论在教学或科学研究中,必须严格区分开字源,即造字(形)的理据和词源,即构词(音)的理据这两件迥然不同的事情。尽管这二者有时可能吻合,如“鬼”和“畏”既是同源词(二词的古音叠韵,声母有历史语音交替关系),又是同源字(沈兼士认为甲骨文时代,“鬼”、“畏”本是一个字,详见拙文《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意义》(刊《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但是也经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白”字的起源有人解释为米粒的象形,有人解释为初升太阳的象形。但对bai(古音beak)这个词的语音外壳的起源,则有人解释为与“帛”同源(于是相应地把“白”字解释为“帛”字的省写),有人解释为与“拇”同源(于是相应地把“白”字解释为拇指的象形)。因为金文中“白”指“伯”(古

义“兄弟中年纪最大的”),用拇指象形取其大义。希望读者在使用《汉字部首详解》这部书时,注意字源和词源的区别。

序作者简介:192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国家教委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组成员、中英奖学金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家教委八五规划语言学课题评审组组长、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他在国内率先进行了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比较词源学、中西语言学说史比较的研究,诚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理事会主席姚德怀先生所说,伍铁平教授“在语言学多个领域均有深入的研究和杰出的贡献”。1992年被国家教委任命为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国际汉语语言学会议的我国大陆代表团团长。主编过五种学术刊物,出版专(译)著9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其中有28篇发表于美、俄、德、日、奥地利、波兰等国和香港。

凡 例

一、这是一本突出实用原则的分析汉字部首形、音、义的指导性工具书。它的任务是为现行汉字正字（指出规范的写法）和正音（标注正确的读音），着重详尽解析部首的字义，并注明解说依据。

二、释义力求精确简洁，解释部首字形，大都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用金文没有的字，则据篆文加以说解。每个部首的论析，都从字的形体结构入手，把字形结构和字义结合起来剖析，力求通过这种详明的解释，帮助读者牢固地掌握部首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期规范地书写和使用汉字。

三、本书用大号字体排的字头是正字，已简化的汉字，以简体字作字头，繁体字一般不立字头。正字的笔形、部件和结构，一律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为准。正字后的括号内用汉语拼音标注；有异读的字，以《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汉字正音词典》为准。

四、字头后注明笔画数，字形笔画的多少，以阿拉伯字形式注于部首的拼音后。不易掌握笔顺的字，标出笔顺。为节省篇幅，多数笔顺不逐笔标列，仅把容易出错的部分重点标明。对容易误写、误读之处，除了提示说明应该怎样写（读）之外，特别指出不应该错写或误读的地方。

五、书后收有十余则附录，供读者参考。